



股惑

容嵩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股 惑

容 嵩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股惑/容嵩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5
(企鹅丛书)

ISBN 7-5387-1651-3

I. 股… II. 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1740 号

股 惑

作 者: 容 嵩

责任编辑: 叶天洪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霸州市福利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651-3/I·1577

定 价: 18.00 元



作者简介

容嵩，生于1950年6月，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S H I JIECHINSE WRITERS ASSOCIATION (世界中文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写作学会会员；有《灰色浪潮》等专著，1980年起在多家刊物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百余万字。



第一章 方城是个怎样的城市

方城在古代曾一度称作西京，是十几个封建王朝建过都的地方。这城市，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人口是越来越多了，人赖以生存的地下水却是越来越少了，城市的上空，一年四季被厚厚的灰尘严严实实地笼罩着，给人一种常年盖着脏兮兮的厚棉被的感觉，令人感到压抑和窒息。

方城的街道正南正北，城墙是四四方方的、国内罕见的，那古老的城墙呈长方形，周长十四公里，四面各有一个城，门上各有正楼、箭楼和阙楼，三楼峙列，异常壮观；城墙高十二米，顶宽十二至十四米，底厚十五至十八米，墙面用青砖包砌，城四角都建有角楼，城上雉堞相连，并有墩楼九十八座，俨然一个严密的防御工程体系。这城墙是那樣的古朴厚重，似乎蕴藏了很多古代人的灵魂在里边。据史料记载，汉代的方城城墙，曾两次动用方圆六百里内的男女民工十四万五千人修筑，每次都是三十天。后汉的班固曾用这样的文字描述过当时方城的情况：“连金城其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阊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此文中所谓“披三条之广路”，是说当时的每个城门都是三个门洞，中间的一



条称为驰道，是专备皇帝用的——当时世界上只有欧洲的罗马城才可与方城媲美。汉时，方城的城内宫殿栉比鳞次，金碧辉煌，壮观异常；到了隋、唐，就更加的宏伟壮丽，城内的宫殿群就有三个，你说当时的城大不大！……

遗留至今的已是宋、元时的城。城的四周是有护城河的，古代的时候护城河的水很深，里边可以行船的，到了现代，护城河里的水都成了臭水，里边什么垃圾都有，八十年代政府曾经动用军队清理过护城河，使河水变清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多久，清水就又变成臭水了。

近半个世纪，这方城的变化可就大了，首先是建筑，旧的、有些古风的街道、房屋已经几乎没有，只在名胜处留有痕迹，破败的建筑自然也没有了，到处都是新的高楼大厦，星级的宾馆日见增多，可以说，外在的变化真的是天翻地覆“慨而慷”，而城市的内在变化——精神的变化，风尚的变化，几乎每十年都有大的变化。

有人说：“×你妈！方城这狗日地方有啥好，空气在全国最脏，物价在全国最贵，小偷在全国最多，球迷在全国的名声最臭，大概人心在全国也最坏！”一下子就总结了好几个最。

“×你妈”是方城最著名的骂人话，许许多多的大人小孩都会，有些半大小子把那三个字成天挂在嘴上，有时给他们的父母说话，一开口冷不防就喊出那三个字。



2000年的上半年，曾经有好几场大型足球赛事在方城举办，省里、市里的高层领导也都去了，球赛中，几万人的观众中，竟然有上万的球迷数十次齐声狂呼：“×你妈！×你妈！×你妈！”那呼声，完全可以用声势浩大来形容。

尤其让那些父母官感到丢脸的是，有好几次，那数万人

的齐声叫骂是针对和命令着他们这些父母官的——“×你妈！站起来！×你妈！站起来！”那些父母官最初是无动于衷的，后来明白那是对他们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命令，就都乖乖的站起来了。

那种场面千真万确，笔者未加任何的渲染——方城的风由此可见一斑！

这件事后，省、市的电视台专门作了节目，请了一些社会名流作所谓探讨，那些名流或煞有其事、或隔靴搔痒、或言不由衷，也未见探讨出一个什么名堂。

有人传说，城里的一位老学究在看了电视后和他的老伴发生了争论，最后闹到了离婚。老学究气愤地说：“这些人哪里是什么球迷，完全是一群流氓！”他的老伴却说：“你能说那几万人都是流氓？你听电视上那些学者名人说，这种‘省骂’还体现了方城的古风呢！”老学究涨红脖子，说：“简直是一派胡言！竟然把那些社会流氓、社会渣滓和痞子们的丑恶行径美化成为古风，这实在是太不像话、太让人不可思议了！”老学究如丧考妣，要给电视台打热线电话陈述自己的看法，电话却怎么也拨不通，气得他在屋子里乱转圈。他的老伴嘲笑他说：“省一点电话费给自己买烟抽吧！就你认真、就你正确，你能行，电视台咋不请你去演说呢？”老学究大概是气糊涂了，一下子不知如何反驳老伴，竟说：“不须放屁！我要是不认真，我要是当初不娶你这个大军阀的女儿，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会被人打断腿吗？！”他的老伴一听，也就上气了，说：“你后悔娶我了，现在还来得及，你是有成就的人么，你可以离了我再娶一个年轻的！”老学究吼道：“你以为我不能、我不敢？！”他的老伴也上劲了，说：“好么，你能，你敢，你这一次要是不认真，就不是人！”老



两口于是姻缘到头，各奔前程。此家庭小事发生不久，方城发生了中国建国以后第一起因球迷闹事导致警方动用催泪瓦斯的事件……

和任何一个城市的人们都会夸耀自己赖以生存的城市一样，方城人自然也不完全例外，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城，你能闭着眼说它没有值得夸耀的地方吗？若是你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漏闲传”——这三个字的意思，相当有些地方所说的“聊天”、“侃大山”、“摆龙门阵”什么的——你就会听到这样一些议论：

“咳！挨求的！过来漏一下么，急着×你妈去？得是还没吃呢？”

“你这个挨刀的！痞嘴咋这么脏的？叔是急着想捣腾个古董门面哩，刚刚吃的羊肉泡……”

“咳咳，×你妈去，捣腾古董你就不跟叔商量?!”说话的两个人谁也不是谁的叔，“听叔给你说，弄这事，你要多往北郊跑呢，……”

“娃，你叔说的对着哩，咱这地方，十几个朝代建过都，北郊那一片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古墓葬区，野地里随便踢一脚，就可能踢出个‘旧石器时代’……”

“呱侄！肯出血不？叔不漏闲的，能给你提供有价值的。北郊地方大着哩，侄，你要往未央宫那一片跑，靠叔给你指路，才能撵住货呢。2000年春上，那一片出土汉代的金饼，一次就出土了二百一十八枚！那一片出的宝物无数，鎏金错、银凤鸟、铜编钟、陶磬，说起来就多了……”

……

说来道去，方城毕竟不是古代的皇城西京了，它的历史虽然是那么悠久，但它已经完完全全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了。它保留了几千年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古风，这些古风可能会越来越少甚至完全被丢弃、完全不复存在，它也接受了许多新的东西——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乃至正在冲击全人类的信息社会的许多新思维、新结构、新观念，等等等等；不管有没有人一味怀旧，也不论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那些东西是好是坏，总之，它完全的是一个正在积极地向网络时代迈进的城市了。人们似乎没有必要过早过快地去评价它，因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城市都有它好的一面，也必然有它坏的、不能满足人类欲望的一面。

方城作为省会城市，和全国其他许多大城市一样，证券业的发展是前卫的。

省国投证券的第二营业部设在城里一条名叫馅饼胡同的大巷子里。这巷子，东西走向，长约二百米（再往东过一个十字口又叫粉巷），巷道挺宽，可以并排开过两辆卡车的，证券部的所在是一幢九层高、座北向南的大楼，楼下的左边是一家大众餐馆，门楣上饰着“牛家餐馆”的铜字招牌；右边是宽敞的散户大厅。

证券部的大户室则设在二三楼上。大户室的装饰无须细说，自然是高档的，因为来这里的客户们，身价最少的也在几十万以上。但是，大户室的客户又是变化最大的，楼下卖茶水的王嫂常对一些散户客说：“我王嫂在这里卖茶卖了八年，跟抗日战争的时间一样长，什么事没听过，什么事没见过！来大户室那些人，别看一个个人模狗样的，可是，倒血霉的全是他们！”



这一天，下午开市前大约一刻钟，证券部的经理王克领着我们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许多谋，进了二楼的八号房间。

刚才请王克吃饭时，王克就说：“老许，八号是个吉祥

间，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得去的！既然是好朋友介绍来的，来了就好好折腾吧！”许多谋问王克八号其他人的情况，王克含糊地说：“加上你一共四个位子，混熟了就互相了解了。”等于什么也没说。

进门后，只见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子和一位年轻女子背对背坐着，各自看着眼前的电脑，王克咳嗽一声，对两位说：“哎，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老许，以前可是在省财政厅当处长的，还是学过金融专业的大学生呢！”又指着“眼镜”对许多谋说：“这位是林家驹，以前是个体企业家，现在转行全心全意炒股了。”随后指着那位颇有几分姿色的俏丽女子说：“这位是胡小姐胡玫，人挺好的，新手，老许可要多教着点。”

胡玫听了王克介绍，立刻站起身来，面带笑容对许多谋说：“许老师，我昨晚做梦都梦到拜老师呢，没想到真的来了老师，您可要多教我啊！”

许多谋赶紧谦虚地说：“我哪里当得了老师，以后大家互相多关照吧！”此时，他短暂但却仔细地打量了胡玫一眼，发现这年轻女子的神情中，似乎深深地隐含着一种很难用语言简单概括的东西。

正说着，一位肥头大耳、腰里别着手机的矮胖子推门走了进来，王克一笑，介绍说：“这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牛千万，八号的元老了！”又把许多谋介绍给牛千万。牛千万一副财大气粗的架势，笑着点了点头。



没多大工夫，后市已经开盘。王克安排好许多谋的位子，就告辞了。大家也各自盯着眼前的电脑屏幕，开始观察沪深两个市场的行情。

许多谋虽是第一次进大户室，但对上海深圳两个市场的

基本情况还是十分熟悉的，早在七八年以前，他就悄悄入市了，最初的两三年买本省的几只原始股发了些财，资金从三四万元翻到了十几万，后来，就自己在二级市场折腾，赔赔赚赚，虽是五六年过去，资金却倒是不见长进，近一两年，也许因为官场的不如意，他对二级市场股票的研究越来越上心了，毕竟是学金融出身的，领悟能力高于一般投资者，他对市场走势包括个股的分析，也就比一般散户准确得多。进入 2000 年以后，国内经济开始走出低谷，股市也开始走牛，股票越作越顺，一年下来，他的收益大约百分之三十多，资金也就上了二十万。说起来，2000 年股票市场的走势，既让数以千万计的散户投资者兴奋，感受了很多从来没有感受的东西，又让绝大多数的散户投资者倍受市场风云变幻的折磨。两个市场从 1999 年的年度开始由熊转牛，不断创出新高，但是，散户真正挣了钱的并没有多少。机构庄家们开始时打网络概念，打高科技，市场奇迹不断出现，翻一番、翻几番甚至涨几十倍的股票都有，可是在网络、科技股上赚钱的散户寥寥无几，倒是有不少追高的套进去不少。接下来，机构庄家打低价垃圾股，把许许多多的垃圾股打得翻了番，可是，那时候大盘的指数已经上了 1500 点、1600 点，管理层已经在宣传垃圾股退出市场的问题。大盘指数虽然高，套在高价网络、科技股上的散户几乎望眼欲穿，却是越套越深，一直到了 2000 年的 6 月，上海股市的指数已经上了 1900 点，可是，高价股科技股的行情还是没有出现，市场的热点几乎一天一个样，除了极少的短线高手，凡是频频换股的散户，大都赔多赚少，挣了指数赔了钱的人比比皆是，指数在 1900 点以上时，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股票的价位还在 1800 点那时盘旋，甚至，像真空电子等前期恶炒过的网络



股，已经从高位上跌下来百分之三四十！市场确实是无情的，特别是2000年的股票市场，不知嘲弄了多少自以为是的所谓“著名股评家”，往往是，大多数股评家看涨时市场下跌了，而许多股评家看跌时市场却创了新高。2000年的上半年，许多谋在二、三、四这三个月赢利百分之四十，而五六两个月却赔进去百分之二十……眼下，时间已经是2001年的3月了，这个已经走牛一年多的市场在今后怎样运行呢？……

看了十几分钟盘子，大家似乎都没有下单的意思，这时，牛千万开口了：

“咳，各位，看这走势不阴不阳、不死不活的，有什么看头？咱们还不如去六楼的歌厅潇洒潇洒呢，胡玫，怎么样？”

胡玫一听，说：“谁像你这样的大腕，腰缠千万，财大气粗，整天就知道去歌厅潇洒，我才不去呢！”

牛千万说：“怕什么，不就是花几百块钱么？！用方城的话说：‘碎碎的事’，我老牛请客嘛。老林，还有许先生，怎么样？”

林家驹摸了摸嘴唇，说：“你请客是自然，可是，小胡不去有什么意思？再说，还有咱们的新朋友许先生愿意不愿意呢。”

许多谋不好不搭腔，想了想，对牛千万陪着笑脸说：“老牛，感谢你的盛情，我初来咋到，最近一直没有看盘子，买什么股票还没有主意呢，我就不去了。”

“好吧，你们都他妈的死守在这里吧。”牛千万站起身，不高兴的嘟囔着甩了门出去。

谁知道，不到十分钟，牛千万又推开门回来了。



林家驹问：“咋不潇洒了，上边没有你看中的小姐？”

“哎，各位，”牛千万一脸的神秘，压低声说：“最新的消息——368 号股票有特大机构要入庄了！”

“牛哥，你这是哪儿来的消息？”林家驹问。

“消息绝对可靠！我这就杀进去，你们各位看着办吧！”

“老牛，你那消息是不是确切啊？”胡玫已经把 368 的分时图打出来了。

“信不信由你们，我现在急着下单，等会儿再给你们细说。”

许多谋听此一言，也顺手打出 368 的日线图看起来。

368 是一家深圳本地股，流通盘 3000 万多一点，历史最低价 2.8 元，在 1999 年，这只股票已经被打到了 25 元，回落到 15 元左右，2000 年，股价最高上过 32 元，此后一路缓慢盘跌，目前的价位是 20 元，且在 20 元一线形成平台，波幅极小地整理了大约有两三个月时间；这家股票的公司早先是经营房地产和建筑材料的，几个月以前曾公告介入高科技行业。许多谋打开资料库，仔细查看这家公司近两年的情况，这时候，胡玫起身来到他跟前，问道：“许老师，你看 368，敢进不敢进？”

许多谋瞟一眼这位漂亮的年轻女性，目光离开电脑荧屏，想了想，说：“依我看，长期在高位横盘的股票，肯定是有长庄驻守，但这只股票 2000 年中期的每股税后利润只有一毛多钱，眼下正值披露年报的时候，去年又曾经恶炒过，除非它的业绩高增长，否则庄家很难在目前的价位发动像样的行情。我这些看法也许太简单了，还是等老牛给咱们说了内幕消息以后再定夺吧。”



牛千万果然在 20.3 元的价位上果断吃进了 6000 股

368。随后，对大家说：“我刚才上六楼的时候，走到四楼，正好碰上特大户室的老王，那是我的铁哥们，他告诉我，他在深圳的朋友上午打来电话，说有强庄本周要进驻 368，要把股价打到 40 元，内幕消息是大宗土地转让，该股年报将让市场大吃一惊，每股税后利润一块二！”

许多谋听了，只是在心里一笑，这种内幕消息他可不敢轻易相信，他以前吃过这种亏。但他并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他第一天进这个房间，和其他的三位只是刚刚认识，他不愿意给他们留下不和谐，或者自视清高的印象。

胡玫显然犹豫着，低着头思考着，一边的牛千万，正用一种淫邪中夹杂着不屑的目光瞟着她。

林家驹咬着嘴唇思索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他妈的，先跟他一点吧，看样子，赚不了也不至于赔进去，免得丢了机会……”谁也不知道，他通过电话报了多少买单。

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收盘，368 股票也未见异动，成交清淡，正好收在了牛千万的买入价上。

三点一过，牛千万就往楼上去了，也不知是去了四楼还是六楼。

林家驹显然是心里不踏实，对许多谋和胡玫说：“我找老牛这家伙再打探一下消息，可别上人圈套了。我刚才在 20.48 买的。”说完也出了门。

许多谋做了收盘作业，利用自动选股的程序，调入一些自己比较看重的技术指标，开始往自选股栏目筛选明天要重点观察的股票。

胡玫还没有走的意思。实际上，许多谋的出现，——这个仪表堂堂、沉稳而略显抑郁的男人，说不出为什么暗暗的吸引了她的心。

“许老师，”胡玫走到许多谋身边，轻柔地问：“看你选股这么老练的，你做股票肯定是行家啦，像我，来这都几个月了，怎么也学不会……”

“你是谦虚吧，”许多谋不知该怎样应付眼前这位自己刚认识的漂亮女子，不搭理显然是不合适的，只好出于礼貌与她交谈，“我哪里是什么行家，第一次进大户室，还得好好摸索呢。今后咱们互相多关照吧。”

“许老师，不瞒您说，我真的不懂怎样炒股呢，买什么股票，十个有十个都是听别人推荐……”

许多谋稍稍认真地打量了胡玫一小会儿，这美貌女子的神情是认真的，从她的脸上，看不出丝毫说假话的痕迹，他心里稍微有些吃惊了：“小胡，炒股票是风险投资，你敢拿着自己的血汗钱随随便便听别人的？你能进这儿，资金大概也不会少，可不敢掉以轻心啊！”

“许老师，谢谢你！”胡玫的脸颊上泛起一阵红晕，“我来这里几个月，你还是第一个这样提醒我的人呢……”

在眼下这个时段里，许多谋从内心里不愿意与女性打交道，眼前，胡玫明显地对他露出好感，对他热情而有礼貌，而他对她的一切都不了解，他于是在心里开始告诫自己：许多谋，你第一天来这里，头脑应该冷静才是，这个漂亮的女性，说不定是个陷阱呢，可不要刚一来就陷进去！想到这里，他淡淡的对胡玫说：“小胡，你客气什么，炒股票风险大，大家互相提醒是应该的嘛，我以后在操作上如果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也要提醒我才是。”

许多谋的选股结果还没有出来，就有服务员进来清扫房间了，许多谋正好与胡玫道再见。



第二章 臭女人，臭男人，一位和尚

下了证券营业部的大楼，许多谋打算到本市的皇都酒店去，他要去拜访一位最近一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思想的人。

人生实在无常，半年前，许多谋确实是坐在省财政厅后勤处副处长的位子上的，按说，后勤处也算一个肥处，但是，处长却十分专权，另一位副初长虽然不学无术，拍马屁的功夫却十分到家，直挤得他左右不好做人；然而，官场不顺并非他辞职的全部理由，他已经年过不惑，家庭却不幸福，在银行上班的妻子梁菲和他的缘分已经到了尽头。

许多谋身高一米七十五，国字脸盘，相貌堂堂，早在上大学时就被称为美男子，但他结婚却比较晚，直到三十六岁才讨了老婆，原因是大四的初恋失败给他留下了太深的精神创伤——他的恋人，一位外表十分美丽，但却同时十分势利的外省女子，与他热恋一年却最终抛弃了他。直到已经工作了好些年，觉得光棍汉的日子实在不好打发，这才向那些一直关心他婚姻的朋友们松了口。令人不解的是，朋友们介绍的漂亮女子他一概免谈，最终怀着一种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的报复心理，与出身在市民家庭、外貌极为平庸的银行职员梁菲结了婚，那时，许多谋已经是科长了。



梁菲那时几乎是一个很少有人问津的老姑娘，条件好的男子看不上她，条件差的男人她看不上人家，眼角的鱼尾纹与日俱增，惟独苗条的背影尚能勾来一些男子的目光，直到与许多谋办了结婚登记，她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一直在心里暗暗的问自己：许多谋一表人才，又是省政府机关的科长，听说主动追求他的漂亮姑娘就有不少，可他为什么会看上我梁菲呢？他看上我什么呢？论外表，我的相貌简直就是人们说的俗话——和尚的帽子平不邈邈，论父母，都是平头百姓，手里既没钱又没权……

新婚之夜，两人睡在一个被窝里，梁菲就忍不住问许多谋：“好官人，你为什么会娶我呢？你看上我什么？”

许多谋当时愣了愣，说：“看上你什么？看上你是个没结过婚的女人啊。”

“不说老实话！没结过婚的漂亮姑娘多的是，你的条件这么好，偏偏看上我？”

许多谋叹口气，说：“确实有不少漂亮姑娘看上我，但我看不上他们，因为漂亮女人可能是最靠不住的女人，你说呢？”

梁菲一听，觉得许多谋的话也有一番道理。

开始的一两年里，梁菲一改婚前独身时的性情，精心伺候丈夫，可谓举案齐眉，但是，相处日久，她从小养成的一些小市民的习气，包括毫无文化修养的好多语言习惯，就让许多谋越来越难以忍受了。还有，因为许多谋在省政府机关当科长，梁菲的平民家庭好像有没完没了的事情要他办，今天这个弟弟要办营业执照，明天那个弟弟要他帮忙贷款，过几天，又是什么亲戚需要他疏通哪个关系渠道，就像俗话说的：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推不开面子办过一些事

